

一封有關「匠人精神」的回信

關於「藝術」和「匠」，齊白石說過「學我者生，似我者死。」顯然是對「匠氣」的抗拒。可我們也很清楚他的匠人出身，以及流傳他以半部《芥子園畫譜》成才的故事。他的傳記叫《大匠之門》。早前央視做了一套涵蓋他在內的紀錄片，叫

《百年巨匠》。因此說到有關「匠」的定義，其實我內心一直存疑，是否可完全對應於英文的Craftsman或者日本的「職人」。因為「匠」本身，亦包含在行業的磨礪中，技藝的昇華之意。譬如西方的宮廷畫家，如安格爾或委拉斯凱茲。後者的名作《瑪格麗特公主》，被藍色時期的畢加索所戲仿、分解與變形，卻也因此奠定與成就了他終生的風格。這可以視為某種革命，但這革命卻是站在了「巨匠」的肩膀之上，才得以事半功倍。這實在也是微妙的事實。如今，站在藝術史的晚近一端回望，也只是因屬不同的畫派，各表一枝罷了。

即使是民間的匠種，取徑菁英藝術，也如同鍾靈造化，比比皆是。如嶺南的廣彩，天然地擁有與市



人與事
葛亮

場休戚相關的基因。這市場遠至海外，有「克拉克瓷」與「紋章瓷」的淵源，多半由此說它匠氣逼人。但又因緣際會，因高劍父等嶺南畫派大家的點撥，甚而也包括歷史的希求，逐漸建立起了「以畫入瓷」的文人傳統。形成了

雅俗共冶的融通與交會，以至為「匠」提供可不斷推陳出新的基底。所以說回來，這段時間走訪匠人，最初是為了他們的故事。但久了，有一些心得與愧意。面對並不很深沉的所謂同情，他們似乎比我們想像的都要欣然。對手藝，態度也更為豁朗。老的，做下去，並不以傳承為唯一的任務，大約更看重心靈的自洽。年輕的，將手藝本身，視作生活。這生活是豐盈的，多與理想相關，關乎選擇與未來。

一技傍身，總帶着勞動的喜悅與經驗的沉澱，還有對於未知的舉一反三。其他的交給時間，順其自然。

願我們都可自在。

(下)



自由談
李山

主，獲博士學位。回國工作後我在清華大學兼職開設政治哲學課，並參與創辦清華國家治理研究院，任執行院長。因為這些學習研究經歷，以及長期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工作生活，我深受中西雙重文化的薰陶浸染，因此借此文分享自己「中西合璧」的方法進行學習的點滴體會。

其實東西方思想有很多共通之處。比如說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墨子推崇個人主義、反對等級制度，這些都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基礎，他提出這些思想早於西方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約兩千年。再比如說亞里士多德和孔子都強調「中庸之道」的重要性，認為善源自於極端之間的平衡。中國是全世界文明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歷史上曾有過「百家爭鳴」的時代

亞里士多德曾說：最幸福的人生是學習的人生。那麼我們應該怎樣進行學習和思考呢？

我年輕時從四川農村縣城考入北京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讀書，隨後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讀書，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獲博士學位。回國工作後我在清華大學兼職開設政治哲學課，並參與創辦清華國家治理研究院，任執行院長。因為這些學習研究經歷，以及長期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工作生活，我深受中西雙重文化的薰陶浸染，因此借此文分享自己「中西合璧」的方法進行學習的點滴體會。

其實東西方思想有很多共通之處。比如說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墨子推崇個人主義、反對等級制度，這些都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基礎，他提出這些思想早於西方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約兩千年。再比如說亞里士多德和孔子都強調「中庸之道」的重要性，認為善源自於極端之間的平衡。中國是全世界文明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歷史上曾有過「百家爭鳴」的時代

。那些為東方文化奠基的中國思想家們幾乎觸碰過人類智慧花園中的每一個花朵。東西方思想和智慧當中有許多的結論是非常相近的。

然而，儘管結論相近，東西方哲學家們獲得這些結論的方法卻大相逕庭。中國哲學的許多結論是沒有經過嚴謹的推理過程而得到的。比如說《論語》，「子曰」二字之後真理就直接被講述出來，並沒有推理和質疑的過程。雖然有些段落中也描述了孔子的弟子如何向老師請教、詢問，但《論語》總體上是只有結論、沒有解釋的。與中國哲學不同，西方哲學（尤其亞里士多德之後）總是從合理的假設開始，基於假設一步一步運用推理得出某種邏輯結論。而正是這種邏輯推理的「科學方法」使現代科學最先在西方而不是在東方出現。

中國需要的是運用西方哲學的方法重新解讀東方智慧。中國文化有豐富的智慧，從孝道到重視教育。然而，我們還需要反思並為這些智慧建立更科學的基礎。這個反思過程包括確認重要假設、根據這些假設創建關鍵邏輯步驟、最終得出智慧的結論。

我們為什麼要重新解讀東方智慧？因為，在這樣一個為傳統智慧重塑科學基礎的過程中，傳統理論會煥發新的生機。舉一個托馬斯·阿奎納的例子。在阿奎納的年代，基督教教義的影響力正在衰落。然而，阿奎納應用科學方法，以清晰、理性的假設和嚴謹的邏輯推理得出基督教教義的結論。通過這樣做，他重新喚醒人們對基督教的信仰，同時也找出了一些教義背後不再適用於他所處時代的前提假設。

我想要着重強調後一項功能。某些假設只能在特定背景下成立，因此某些理論只能在特定背景下發揮作用。習主席指出：「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因此今天的中國不同於歷史上的中國，只有某些理論能在今天發揮作用。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通過調查研究，建立合理的前提假設，一方面去偽存真，找出傳統思想和智慧之中最適合今日中國的部分，另一方面推陳出新，發展出新的理論。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西合璧」的學習方法——用西方的科學方法為中國智慧建立更堅實的基礎，並根據現今中國的情況找到最適合的理論。

香港國安法預示大陸對台新思路？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一個做了近十年記者的年輕朋友最近改行開一家移民台灣的顧問公司，他在電話中告訴我，有親友在台灣，自己也曾經多次到台灣採訪，有一些人脈資源，最初只是幫幾個想移民台灣的朋友做諮詢溝通工作，純屬義務性質，今年初索性辭職自己開顧問公司，生意還不錯。「客戶有年輕也有中老年，每個申請移民個案的背景不同，但無可否認政治是一個重要因素。」他說。所謂政治因素，正是當下和未來港台關係最複雜、最重要的因素。

香港國安法於七月一日正式生效，另一邊廂台灣當局成立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同一日正式運作。陸委會重申，「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旨在為香港人來台就學、就業、投資創業、移民定居，以及有意來台發展的跨國企業、國際法人團體等，提供諮詢與協助服務。同時，在兼顧台灣安全前提下，依據既有法規與公私協力方式，處理港人的人道援助及關懷事宜。其實，成立這個辦公室，是蔡英文當局自去年將香港局勢與「大選」選情捆綁之後，因應香港國安法實施而做出的一項動作，擺明要將台灣變成香港的政治避風港。蔡英文在香港國安法生效翌日於Facebook表示關注，聲稱「盼望我們對『轉型正義』的努力，能給香港等待自由之光的朋友們些許鼓勵。」表面上言詞不算強硬，但卻是繼去年肆無忌憚插手香港局勢的做法之後，再一次公開為香港的反對派打氣，北京有何感受，可想而知。

不過，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分社社長潘文（John Pomfret）日前在該報撰文，指香港國安法「可能被用來作為處理台灣的藍圖」，更指「中國朝着與距離它的海岸九十哩外的民主島嶼做好戰爭準備又邁進一步。」撇開戰爭